

唐
人
著

蒋后主秘录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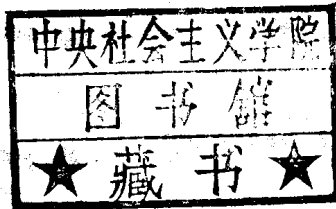
I 247.4/7 = 1

唐
人
著

蒋后主秘录

上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部发行〕

蒋后主秘录(上)

唐人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25,0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51·658

定价: 0.93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唐人先生的遗著之一。全书以写实手法，揭露了台湾当局在“先王崩殂”“后主继位”之后风雨飘摇的内幕。分上、下两册出版。

出版说明

《蒋后主秘录》是香港著名爱国作家严庆澍(即唐人)先生的重要著作，曾以“今屋奎一”笔名于一九七六至七八年在香港出版。作者在《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一文中，曾就“今屋奎一”笔名事作了说明：

“蒋介石垂暮之年，曾与日本极右派合作由蒋命令七十余名台湾历史学者、大学教授，为日本极右派记者古屋奎二的《蒋总统秘录》提供并无秘密可言的史料，作为日本极右派以抢救蒋介石为表象，实则妄想通过‘蒋独’和‘台独’，染指我台湾省的‘最后一计’，也是七十年代国际形势中日本极右派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较量的最后一个回合！”

“对于这件事，形势已经‘比人强’，形势更比坏人强，日本极右派余孽是不能成事的了，但不能不对蒋经国有所劝告，我就以‘今屋奎一’为笔名，写了一部《蒋后主秘录》……。”

这部《蒋后主秘录》就其内容来说，是唐人先生的长篇巨著《金陵春梦》和《草山残梦》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为此，征得作者亲属同意，这次出版采用唐人的笔名。

一九七九年严庆澍先生在广东从化治病期间，同他的亲友谈到有关这部著作今后出版事宜时，曾表示待他病愈，要对该书稿略加整理，再交出版。不幸的是，严庆澍先生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病逝，无法如愿。现经与作者亲属商定，由我社聘请赵元龄同志对这部著作进行整理和校订。

全书分上、下册出版。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三月

DR01/01

开 场 白

昔有李后主，今有“蒋后主”，情况不同，“后主”则一，最后一个小皇帝是也。蒋介石的“家天下，小朝廷”路人皆见，他佯作“传副”，实则“传子”。但这个“太子”只差三载，便是“古稀之年”，称他“小蒋”未免有肉麻兼无趣之嫌，故曰“后主”。而且这个“后”字可圈可点，就小朝廷来说，这是蒋家半封建半殖民地最后一个小皇帝；就家天下来说，“后主的太子”蒋孝文梅毒入脑，已成废物，他活在人世真的是苟延残喘，为其“父王”现况的写照，余子不复论矣！因此黄鼠狼生下小耗子，一代不如一代，蒋经国确系“后主”。

但是，此“后主”不同彼“后主”，蒋介石所以“君临中国”二十余年的一切有利条件，至蒋经国手上已成赤字。因此在形式上“父王传太子”一个宝岛，事实上“后主”继承了残棋一局，尽是乱七八糟，里里外外极难了却的“手尾”，但他自以为“聪明过人”，可以扭转这些不利条件，结果合了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老话。“即位”

不久，头焦额烂，内外交困，手足无措——因为无法解决的各种矛盾和大量难题，如绳捆索绑，如千头万绪，“后主”不但“斩不断，理还乱”，而且由于健康不佳，欲“斩”乏力，精神太差，处变更乱，其凄凄切切、酸溜溜、苦兮兮之状，那真是胜了李后主一筹。

这一回 小楼昨夜又东风

台南嘉义一带大水成灾，蒋经国巴不得学“包青天微服私访”一番，以为一片汪洋，触目哀鸿之中来了个“蒋院长”，而且逢人频频点头，见人连呼“好好”，那还了得？水灾固然给同胞以更多的痛苦，却突出了“蒋院长”的“关心民瘼”，这笔生意有赚无蚀，因此回到台北，蒋经国只盼望翌日各报大登他“视察灾区”的消息和照片，他已经注意到拍摄时每个不同的姿势，准备刊出后一一“校对”，作为今后“更佳演出”的参考。没料到各官报分明大捧其场的同时，又吞吞吐吐刊登了各方对造成这次水灾的谴责，台风带来大雨没法子，可是水库在大雨滂沱时为防出事大放其水，再加森林盗伐过惨，高山留不住水，于是山洪一泻如注，大雨倾盆不止，水库再来个以水斗水，也就造成了台湾近年少见的灾祸。

而且这一严重的情况还在于今后，今后嘉南地区固难迅速防水，全台情况可又类似，这情状使蒋经国倒抽一口凉气。却又闻报美国和菲律宾正在改造太平洋上的台风，

一旦成功，据说袭台之“风”更甚，雨水更多，而森林成长非咄嗟可办，台湾水库的“忧郁性”又非秘密，今后怎么办？淹死了人，摧毁村落且不管它，但淹了稻田，意味向外购粮又得增加，而苏联抢购粮食又把世界粮价抬高，必须“增气增财”，而且反应更糟……蒋经国感到问题很简单却又发作不得。正在发怔，手下却来请示“中秋节劳军”怎么办，这又是好大一笔开销，一人一个月饼，两条香蕉，小数怕“大”计，四十几万人就得四十几万个月饼，八十几万条香蕉，如何是好？

——可是也很简单：“摊派！”

至于台湾各行各业反应如何？他可管不了，也不想管，这是“家传秘方”，谁敢反对，就让“总统召见”去！

——可是很简单的问题跟着来，只见手下沮丧入见，说是获释回台、被拒入境人员之中，张海商、杨南邨、赵一雪等三人已经回到大陆去了。

蒋经国开始有了笑容，舒了口气道：

“好呀！死了个张铁石，走掉了陈士章和段克文，这两人去美国，现在又有三个回大陆，只剩四个在香港，相信没几天也会离开，这就太好，省得我们每天伤脑筋，而且开口也难措辞，——你的面色为什么那么难看？”

那两名手下对吹、拍、捧、打之术极为了得，一切为了“蒋院长”的利益而不是为了“父王、母后”、各派各系的利益。反正从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到开辟财源，

“供应”女人，长期来被人视为蒋经国的左右手，此刻子是舌粲莲花，吹拍不已。这当儿专管退伍军人的手下也仓猝来见，说中秋节将到，他那边几万人的“犒赏”尚无下落，而退伍士兵修筑横贯公路、超级公路时伤亡颇大，没家没眷者算是完了，但有家有眷者，这些遗属哭哭啼啼，又如何是好？

手下相互使了个眼色，听“蒋院长”在咬牙切齿道：

“这批人，他妈的都是败军之将，还有脸到台湾来？当年本党落得这般田地，还不是这批东西误的事！既然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从此不许再提，通知全‘国’各报，对他们三个人回到大陆一事，不许刊登只字。”

手下知道在扯些什么了，也就一旁听着，只见内中一人阴沉沉地说：

“现在的问题是，张铁石他们阴魂不散。到美国的两个，回大陆的三个，都还在口口声声回台湾来。在美国的两个，对美国人这么说，美国报纸这么登，回大陆的三个，上火车前还招待记者，说明这是暂时回去，在香港呆了一百四十多天，个个都是六七十岁的人，这三个受不了，所以先走一步，可是只要我们批准，他们立刻会从大陆赶到香港。”

“哼，共产党还给他们批准？”

“不呀，‘主席’，他们三个说过啦，这回他们十个人申请回台，北平是保证出入自由，保证提供方便，保证——”话未完给蒋摇手制住，那手下却说：

“离开九龙时，有人送他们，报纸登得很大，很重视。到了深圳，不但当地负责人在迎接，北平统战部还派人到深圳——”

蒋经国闻言颤栗，忙不迭故作镇静道：

“瞧，这不是统战分子是什么！”

手下低声道：

“我们再也不能对人说这些了，美国大使馆有个武官，昨天和我们的人聊天，就说我们对这十个人太什么了。”

“他们又开口？这些外国人真讨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管我们的事干什么！”

“‘主席’保重，”那手下道：“这件事，尽管我们没错，‘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张铁石当真化成了‘无’，可是也得顾到那些糊涂蛋！糊涂蛋的想法就是糊涂，不必计较。”

手下附和道：“是呀，‘主席’不必计较。”

蒋问：“那么，美国糊涂蛋又说些什么？”

手下道：“那个糊涂武官说，只有十个获得释放的战俘回台湾，个个六七十岁以上，人人有亲有戚有朋友，那还算是什么‘间谍’和‘统战分子’？即使是，有什么可怕的？他们家在台湾，我们有的是人，难道怕他们造反？”

蒋经国起立道：“我要看那个老太婆去了，不断去看她，‘看着点’，他妈的谁知道她在搞什么鬼！”

“‘主席’高招，”手下道：“而且这样一来，人人更

加说‘主席’是孝子罗！”

“我们一齐去，”蒋经国率领三名亲信到得士林“官邸”，忽作一脸忧戚之状，要三人留在传达室，自己迳往内闯，没料到宋美龄正送两名牧师出庭院，入草圃。蒋经国忙不迭说：“母亲安好！”两牧师见是“孝子”，匆忙走了，台北教会中都知道蒋某人“惹不得”，但宋美龄不在乎，也不延入内室，就在草坪上抱怨道：

“你父亲如果活着，我不知道他对那十个人会怎么处理，你决定他们不准到台湾，我当时什么也不清楚，现在我告诉你，你这样坚持，不象你父亲的样子。别的不说，丧事期间以及最近，你在‘孝道’上的表现很好，很可以作为模范，但是这十个人在台湾的家庭，他们离开二三十年，相距航程不过一小时多些，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到台湾来呢？又有人告诉我，那个在香港上了吊的人，我们连他儿子到香港奔丧都不批准，拖到最后——”

“母亲，”蒋经国作诚惶诚恐状道：“孩儿所以如此，正是替父亲打算，因为这十个人的神主牌位，已经放在圆山忠烈祠里，如果让他们‘复活’，他们不是耶稣，父亲不准的。”说罢就走，到门口却见蒋纬国拎了一篮水果进来，兄弟相见，“分外眼红”，乃弟道：

“哥哥，那十个人的事情，还是再请多多考虑罢，三军大学昨天纪念周上，几乎全体学员都希望哥哥批准他们来台。学员们说，他们究竟是我们的老人，为党国效劳几十年，到头来使他们有家难归，不免使人心寒！”

“你呀，”蒋经国强笑道：“你告诉他们，勿中‘统战’之计，这十个人简直是大军十万！”说罢便走，满肚别扭。到得行政院，特务头子“附耳过来”道：

“偷听香港长途电话的人说，那几个回不了台北的人，他们的妻子儿女，在电话里哭哭啼啼，呼爹叫爷，偷听的人说这叫铁石心肠也会落泪，影响不好。”

“对他们说！”蒋经国恼羞成怒：“这十个人统统是共产党，由他们去哭，怕啥！”忽地张群“哈哈”一笑，当着众人对“后主”说道：

“我们明白了，阁下对于这件事的斩钉截铁，原来不是为了斩断十个人的家庭关系，而是斩断台湾和大陆的关系进行‘蒋独’，你这位世兄比我们老头子高明，硬是要得！”

这一回 冉冉秋光留不住

话说张群当着何应钦等人，他那个“张家百忍堂主”也就不复忍了：

“这龟儿子硬是要得！撇开大家，偷偷摸摸搞‘蒋独’，还以为瞒得了满朝文武，真是入他先人板板！好吧，看他怎么应付得了美国！”

事实上，蒋经国对什么都难以应付，对美国更难。他除了“太子资格”之外，蒋介石当年一切有利“君临中国”的条件一无所“继”，也就难“承”。自以为勾搭莫斯科是条新路，无奈“顶头上司”却是美国，而美国总统福特又将继尼克松之后访问中国。别的不提，只是一访再访，已够这个小朝廷分分钟有如八级大地震似的。因此如何阻止福特访华，成为“后主登基”后一大急务。可是对美关系掌握在“母后”手上，而“母后”又在这个“超级大孝子”敌视复鄙视之中，颇难启口。娘家穷了，庸俗小辈或许不再理睬，可是美蒋关系究竟不是亲戚，而是主奴，“后主也即小奴”，在目前这个骨节眼上去烧香求

拜，阻挡不住福特就是倒楣，会出乱子。而阻挡之道，除了到士林专诚请安，一路上骂够“他妈的”，一见面来一个老莱子娱亲满地打滚叫“我的妈”，舍此并无他途。

假就好在对于这个问题，假母子倒能真合作，这问题对他们利害一致，可是“母后”岂能听任摆布？当下一声冷笑，有道：

“你到今天才抱佛脚，不太嫌晚吗？你在报上拼命吹你的内阁是个什么‘大有为政府’，我看大是大了，只是吾地广东人口中的车大炮政府吧？”

“是，母亲！不不，不是母亲，不是车！”

“我当然不是你的母亲！”宋美龄把脸一沉：“你的母亲早给佐藤荣作的那班人炸死了，你可和佐藤那班死党很有交情，嘿！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找我有有什么用！还说我不是你的母亲！”

“禀告母亲，母亲息怒。孩儿没有这个意思，孩儿在父亲遗囑上签字歪歪斜斜，因为哀痛逾恒，孩儿刚才说‘不是母亲’没加标点，不成句法——”

“我要去做礼拜，你有话快说。”

“是……，母亲。眼看秋风起，福特到北平越来越近，此事实实在急死人，可不能让他去呀！”

“我花了很多钱，”宋道：“由香梅上下打点，前后劝说，里外疏通，左右开弓，福特就是不听！割胆(God-damn)！曼逊这混账东西居然不会逃狱，手下办不了事。杀莎朗蒂很有几下子，对福特居然连枪都没放响！”

“是，母亲，这个女媧疲士，敢情是个靠不住的脓包。今后再动手，该由母亲鉴定才是。”

宋美龄皱皱眉头，告诉他，她花了好大一笔费用，算是有百零八名众议员“一字万金”，胆敢无视于美国朝野的意愿，来了个连署决议，说要继续支持“中华民国”。这一百零八名议员平时十分牙擦，此时同样阻住不了福特访华。

蒋经国闻言一怔，喃喃地说：“这么巧！”

“什么这么巧？”

“禀告母亲，我是说《水浒》里也是一百零八名，所以——”

“管他水狐狸火狐狸，”宋道：“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你还有什么说的！”

“禀告母亲，母亲为‘国’辛劳，孩儿这厢有礼了！孩儿建议，母亲从美国请一个有名望的人到台湾来，由这个美国大员在台发表声明，反对美匪建交，岂非比我们自己开口要好听得么？打从去年起，我们自己为这个问题开过不少炮，看来换换花样好。”

宋美龄闻言心伤，踱步窗前，士林官邸的花草依然，但人事已非，这个“人事”非指蒋介石之死，而是早从一九四九年就“非”的了，而且这一“非”非同小可，小朝廷“崩殂”于前，大帝国缩手于后，欧洲当然比印支重要，台湾又有什么非吞下肚去的必要？朝鲜和越南昂然挺立，印支半岛风光大好，西哈努克光荣归国，东南亚掀起